弘一大師文鈔

葉恭綽題

大方廣室叢書新輯

弘一大師文鈔

李芳遠編選

北風書屋印行

緣起

李芳遠

世間萬事要有緣分，大師遺文的纂輯，遠在六年前，他還在毗湖蓬山掩關的時候，我就有這意思了。

一個深秋的黃昏，樵夫都已下山去了，這時月亮還沒起來， 空山顯得異常寂靜；我在大師的山房的廳上，跟他談話。就告訴他老人家那許多文字，有纂成一部集子的必要。幷且問他究竟曾經寫過多少文章，他的神彩很鎮定，輕輕地抹一下頷下短而白得像銀的鬍子，略略地欵一下頭。好像在用力的思索，思索着，忽然微微一笑說：

「都忘了……」

我就用舌頭翻出一篇篇的名目。有在俗時候寫的，有出家以後作的，他老人家很奇異似地傾聽着。好像很新穎似地。喉底吐出唔！唔！的微音。由這可知他的「都忘了」——原是由衷之言，絕對沒有一分裝作。

這時，正有一個國際的美術展覽。要在歐洲舉行，印度的詩人泰戈爾（Tagore），要他參加但他老人家的所謂美術作品者也，卻在北平美專給人家分贓了。出家後除了勤修梵行，一切的一切都老早丟光了。這是老人對我說的，至於他以前流散人間的許多文字，自然的，也要跟那些珍貴的繪畫雕塑，遭受到同樣冷落的命運了。

對於遺文的纂輯，他老人家雖沒反對，但也沒有表示贊同。何況，那時正是烽火漫天的時候咧。

過了一年，老人移錫泉州的一間破寺，還常常與我書信往還，到了深秋的時，老人就圓寂了。這時，我在太平村閒居住，除了教課之外，頗多閑暇，因了夏丏尊先生的勉勵，就心灰復燃，他說老人遺物中，最足珍者，厥爲著述；并且說：收輯遺著，是未亡者之責。於是，我在熱情驅駛之下，就忙了半個春天。

在閩荒的鄉下，所能够得到的材料，畢竟有限得很，經過了幾個月的工作，算一部份是圓滿了。但，其時福建的印刷究不成名器，所以，我就大胆地把那一卷卷的稿子，寄給丏尊先生，要他補充，並且在滬地印行。然而，畢竟還是缺乏緣分，太平洋戰爭正在萬分緊急，上海自然是一個多難的地方，人心惶惶，人力物力，都是不可能的事，丏尊先生坦白地告訴我，要稍爲等等經濟條件許可的時候做下去。大部分稿件亦都付刊了。不久，先生又給日本拘禁，雖然獲釋以後，他還是那麼熱誠地幹，出了洋洋大觀的老人書簡集、講演錄、永懷錄，使十方善士獲得不少的法益。但文鈔的聲音，正像那黃昏的蓬山，是那麼地寂靜茫渺哪！

之後，我也因爲業緣所迫，開始飄流了，關於老人遺著的工作，只好棄置一邊。塵海波瀾，驀地兵戈；在酸甜苦辣的坑裏混，也忽忽而過了幾年。慧業絲毫沒得成就，只好顧影自憐了。

今夏因河山光復，回到廈門去。參閱老人的一切古今珍本的藏經，在書皮上發現了許多老人的文字，又重找到許多重要的材料，於是，文鈔呀文鈔，這兩個字文鈔就時時像靈海微音地飄忽在我的腦海了。這時，有一位剛出家的方外友善見上人，常常冒暑來我的筆架山寓看我，在廈門淪陷的八年中間，他還是依舊爲山門護法，至少老人的幾萬卷藏在諸峯的經書，就是杖他而得安全，連蟲損也很少很少。因爲他的幫助，得到不少可用的材料。這時，我打算出版的有老人改徐蔚如居士編述的「南山受戒儀式」，「毗奈耶質疑」，及一部十多萬言的「弘一大師年譜」，以及「弘一大師評傳」，可說勞頓極了。雖然運用了不少學術辨證的工具和心血，但，總是毫毛、

安，不肯輕易出書，雖然或許有不少的功德，但一毫失當，招來的過失且大。何況，以凡夫之的我，要憑甚麼眼力去窺察老人的高如山，大如海，明如月，細如毫髮的梵行，以及極波譎雲詭奇觀的一生呢？但，雪泥鴻爪，剎那且湮，老人自生至滅的一言一行，匯合起來，至少是一首美而動人的史詩。而他所映照的中國社會，以及他個人的思想方法，人生觀，宇宙觀，道德觀，社會觀，倫理建設，藝術建設……等，要是能夠穿插起來，正是一篇近代的離騷，千秋而後，應是殆猶龍而芬芳不絕啊！

於是，我打定主意，擬定眉目，要寫一部三千五百行的史詩「海」，來紀我們民族的靈魂藝人的他了，——因爲在他那里，我始聞到靈魂眞正的氣味……

可是，這工作是相當艱巨，非經過三年以上的思考，恐怕還是脚踏不到實地了，只得進一步把章節分好再說。正當此時，我因爲慣時慣國慣人，而民主陣線的同志，正一個個地遭受厄難，我便筆誅墨伐，但，警告就來緊了，朋友都苦勸我。——社會也就像海上的落日，一刻刻地昏黯下去，連一線的光明也要被吞蝕下了，幾乎要蹈靈眗之故居，再下，腦病又發了，每日只能在山樓挹清風，海灘浴曝，讀些涼眼的書，以作療養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撇開罷了。

八月底的時候，預備再到福州來，因爲自己研究的是社會科學，每日都在忙找應用參考的書。——一日，忽然收到性願法師自岷尼剌寄給我四十萬元，說要助印老人的遺著，這時我眞焦急得很，因恐貨價日升，鈔值形態日漸消失，只好臨時抱佛脚，決定來印老人的遺文了。一大堆的材料與資審書籍，疊在案上，經過一番寓目，可取的已經可以成帙，就把目錄先產生出來。接着，又在忙着購買飛機票，直到瀕行前夕，這些材料還是不動生息，但因太重，又不能把他帶上機去。於是情急智生，大施起剪刀與醬糊來了。果然只有二磅餘的重。就把它鎖在箱裏，送交航空公司去了。

九月八日飛抵福州。十日又開始繼續工作，把文鈔的內容彙成類目，這時，頂感棘手的，是所有文字都要親自替手民抄成一份付排的稿本。因爲剪裁的棼亂，不敢隨便找人抄寫，又多了一層苦楚。但籍此能得細細瀏覽玩索文義，於今回憶起來，倒是舌根清香，不無少益了。

至於這裏頭所收的，計分詩、詞、歌曲、讚頌、碑銘、記文、序跋、疏啓、傳記、論述、瑣墨集錦等十一欄，詩詞歌曲等十九是居俗時所作，由各種雜誌裏剪到的；據說在太平洋報上所刊最多，民權素等雜誌裏亦曾見，惜此時此地，是不可能找到一閱的。如「題夢仙花卉橫幅」一首影印稿，還是在舊書舖裏花七十元買來的小說世界殘本。其他雖知有「金谷園曲」、「寶刀歌」、「聖湖清芬草」也只待當來續收了。大師的歌風曲趣，與前人不同；尤其是根據西洋樂譜，而配合中國音律的歌詞，在中國，老人還是創建者，與今不了音律而胡作亂搆的人，眞有天淵之殊了。只有「紅菊花偈」與「留題淨峯」是晚年作的。

讚頌碑銘二彙殆多是出家後作，散刊各佛學雜誌，比較容易查獲，「大中祥符朗月照禪師塔銘」一篇，在我倒是由老人的「絡索叢錄」（在永嘉慶福寺寫）裏抄出的。

記文中的「西湖夜遊記」是居俗時作，三四二篇都是手稿。

序跋一彙所收最多，也可說是文鈔中最珍貴最主要之一部，一些曾經披刊，爲世共曉，間有一部分卻是從老人的藏經裏搜求得到的，對中日國際間的佛典版本考究，及其校改功夫的偉大與貢獻，眞要曠絕古今了。南朝以後，中國的律典因兵馬之亂，開始散帙。有一部後來卻流到日本去，我們只要讀蕅益大師的「閱藏知津」便可以知道，像南海寄皈內法傳一類的律籍，蕅益大師就沒會過目。老人可說有特別的福緣了。在這裏可使後人了知老人對修持硏習的苦心與經歷，衰替的南山法門，終於在幾十年中經老人的大光明幢所照，眞是否極泰來，在現代要算鼎盛之宗門。這些文字，眞要珍比珠寶了。

疏啓欗廛廛三章，後二章亦是在老人的遺稿裏找到的，可使後人得知老人爲道的雄心與新穎的一個格式了。

傳記所收計十一章，本來還有一篇「汪居士傳」，因爲不全，因好留待續集了。論述欗共六章，其後二章「學有部律入門次第」，也是抄自老人手稿「絡索叢錄」。「余弘律論論之因緣」亦是在廈門山中發現的手稿。該是未刊的吧？

瑣罊集錦欗是最後添置的，專收幾篇文約義豐，而格式不類的散罊。亦極珍貴。

就這麼一來，果然也成了一輯文鈔了。而這裏所包含的有老人幾個時期的文字。研究老人的生活與思想文字，是一部好的學問，而最足費心者，可說是晚年或中年以後。老人於佛法中的經律論三途，均是大宗師，而樣樣精到，我們可以由他對各種版本一言一字的謹愼考究而知其一斑了。至老人爲什麼走進律的一條門徑呢？馬一浮先生說的：「敎陵惟扶律」最善，老人自己亦曾說過，自南宋迄今七百餘年中，法門陵夷，僧寶殆絕，除了扶律，是不足以言振興了！所以，他犧牲一切，承南山墜緒，鑽出鼻血，爲法門樹起一柱大光明幢，而南山亦果然走上莊康新運了。然而爲什麼老人在初是專攻有部宗呢？遠溯佛陀創敎以前，印度以婆羅門敎最爲盛行。而此敎內有勝論數論二大宗派；後者特重於原因之探究，而前者則注重於要素之檢討。有部宗卻也於要素之問題最爲着重，然其說明又往往與勝論相似。有部宗之觀點，以爲世界所以成立的要素共有色法、心法，心所有法，不相應行法及無爲法五種；色法又分爲五根，五境及無表色計十一種。心法又分爲六種，心所有法又分爲五十八種，不相應行法又分爲十四種，無爲法又分三種。（其大體與俱舍論相似）這不過是敎海中之一角，也可窺見敎海之淵深廣博，令人一見，如一葉扁舟飄搖於此茫無邊際之靈海中，不禁毛髮悚然。如此，要探求它的眞諦，誠實不易。老人汲汲於敎理之探討，僧臘二十四年中，無日稍懈。所以，那些血汗願力，終於替他造出一條道路，在這黝暝

的靈海中找倒珍藏珠寶的島嶼了。譬如指物質而言的色法，（不拘形與無形，只要能做心作用之內容，法之涵義，均能包而及之。）長短方圓，靑黃赤白等感官的對境。在有部宗，都係實在。曾經成爲與日月並耀的因果關係，好像一條貫空的彩虹，一般咸認其實不足靠，然在有部宗卻以物質的存在視之，便用無表色來說明因果關係。（此與社會道德觀的因果略殊）譬如善的行爲，未必就能立刻發生善的效果；往往或須經過長時期乃能出現。如此，把因果之間的必然的順序加以連絡而不使其錯誤者是什麼東西，這在有部宗認爲一種不可見不可聞的物質存在，即謂之無表色。……老人在初出家的十餘年中，因對教理的研索幾無微不至，是致力於此有部小乘律（其事可見其余弘律之因緣文），而對南山舊律咸生歧視，殆是初出家時之一種幻境，但小乘急於自度，心量較狹，不如大乘自度普度之廣。終於一日，幻境既化，目力漸淸而大澈大悟了，於是，老人發心重新出家，鑽研南山，盡力宏揚，以贖往失。在這十幾年中的紆徊曲折，在律之方面，卻放射過了光芒奪目的異彩，替律門重建了堅固之基礎。雖然老人認爲初期的見解是一個莫大的過失；但，我想要是沒有有部宗給他那末雄厚的根基，而後轉學南山，他該沒有這末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成就了。至此，我們可知佛家破執的眞諦。——老人一向未稍執着，所以他說過自已是「一片落葉，一任業風飄泊可耳」的一句法語了。

但願得文鈔者，幸勿囫圇吞棗，以尋常世典視之，務望披尋研求，逐行逐句，不可恍惚了之，自能獲無量了。

這一部文鈔終於在極端棘手之下算編成了。又正當是一個寂靜的黃昏，境界與蓬山那一個黃昏幷沒個樣，可是，誰知從那一個黃昏到這一個黃昏，在時間與空間又是多遠長的距離，老人已經作了古人，他的遺文也竟然是古人之文了！因此，愈使我相信「緣」的不可强求不可想像哪！

本書的印成，曾得到陳海量兄的不少幫助，要是沒有他，恐怕出書也要擱個把月咧！又承

蔡丏因先生寫一篇自己經歷體味的序文，我想是導覽此書以至認識老人的無上關鑰了。又承棐恭綽先生扶病題書，丁福保費慧茂等先生的參加文字，共申讚仰，令讀者同生歡喜心，該有無量功德吧？至於，葉聖陶先生提出的：「弟於弘一大師雖嘗識面，而窺見其藝心道心處甚少，爲文鈔作序，非敢推辭，實難勝任。有負雅命，幸乞原恕。」在我，實已感激他的良善和眞摯了。這一滴甘露，我相信會使我的「海」對靈魂探照多一分深刻的一個助緣。

卅五年初冬江南弟子李芳遠記於烏山梅園之孤鸞庵。

弘一大師文鈔序一

丁福保

憶昔民三十一年。日寇侵華。已逾六載。余以年衰。未及西征。蟄居海上。摒除一切外騖，潛心淨土。日惟誦佛。乃年之十月。忽聞弘一大師示寂閩南晉江不二祠。消息傳來。心實驚悼。佛門失一導師。則此後數百年之南山律宗。又損一宗匠。繼起未有其人也。大師闡發律藏之宏願未竟。而自身之安息已證。獨念等身之言行著述。治律嚴淨。啓示佛因。散帙各處。如後人欲手持一編。而讀精義。未免大難。頃李居士芳遠有弘一大師文鈔之輯刊行。遠道馳書。向予索序。罄竹難書。況鈍根拙筆。窮生亦未能盡其萬一也。

大師俗姓李。名成蹊。繼名岸。號叔同。亦號瘦桐。又字曰息霜。喪母改名哀。字哀公。又易息翁。斷食後改名欣。又名嬰。原籍浙江平湖。世爲天津鹽商。遂籍焉。家富有。父筱樓公。入宛平學。與遜清合肥相國李文忠公鴻章。及桐城文學家吳摯甫先生爲會試同年。登進士第。官吏部。俱出瑞安孫渠田門下。樂善好施。表率一方。長兄早年見背。子聖章。留學法國。曾爲北

平國立中法大學校長。次兄長師十二歲。先天羸弱。蓋慮夭亡。公乃續娶師之生母王太夫人。年六十八。始生師。師俗家一妻。一妾日籍。二子。當師誕生時。雀啣松枝降室。至師滅度時。其枝猶懸掛床頭。瑞相珍貴可知。師生而穎悟。讀書過目成誦。性慷慨。仗義疏財。斯則多影響於乃翁。志學之年。卽痛時愛國。觀其於日寇侵閩時。廣書「念佛不忘救國。救國必須念佛」。之句。以贈友朋蓋可知矣。戊戌政變。當道目以康梁同黨。遂攜眷奉母南下。賃居上海。時寶山名士袁希濂。儒醫蔡小香。江陰書家張小樓等。假婁縣詩人許幻園上舍城南草堂。同組「城南文社」。時大師年十九亦與焉。號稱天涯五友。會課由張孝廉蒲友評定甲乙。十月賦題「擬宋小言賦」。大師寫作俱佳。名列第一。尤以書法。整齊挺秀。深得漢魏。六朝之神。更工篆書及石刻。而研習尤勤。稍暇卽書。致各方皆以得獲墨寶爲快。出家後。不輕執筆。求者均書佛號經偈作答。以廣結墨緣。復擅長音樂。繪事。西畫尤精。晚年畫佛更佳。庚子三月。與常熟烏目山僧。德清湯伯遲。及小樓。幻園。希濂等創辦海上書畫公會。一時名家如高邕之。朱夢廬諸先生。咸贊許入會。未幾師入南洋公學肄業。諸友，或入仕，或東渡留學。公會遂以停止。畢業後。與海上同志穆恕齋等設强學會於南市。講愛國。衞生。自立之道。以開風氣。並附設學校。以培後進。論者賢之。乙巳年。送母暨眷北上。而自行東渡留學。入東京美術專門肄業。兼從事音樂之研究。中國學生之入美專者。以師爲第一人。並聯合留日同學。創組春柳劇社。自任領班。飾旦角。演出時一時名噪中外。同時加入同盟會。日籍夫人蓋於此時訂之也。畢業歸國。任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主任教員。辛亥革命後。應先烈陳英士之約。回上海主太平洋報。並與馬一浮君組天馬會。藉書畫以宣革命。爲南社巨子。旋膺浙江師範之聘。主圖畫音樂七載。校中與夏丏尊經亨頤最相得。今之時文壇薈萃如吳夢非。金咨甫。豐子愷。曹聚仁。劉質平。李鴻梁。李增庸。黃寄慈。皆其門下。初研宋元理學。與道學。嘗效留侯辟穀。猶至虎跑大慈寺斷食三星期

。覺並無痛苦。反增輕快。自是常往來虎跑。師之與佛結緣。自此爲始。無何。馬一浮先生介紹一友出家。師當時目睹。大爲感動。而出家之念。又自此蒙矣。

民國七年。師年三十九歲。摒除世俗。將一切書籍衣物。分贈朋友生徒。平生所雕金石。封壁西冷印社。刊字於壁曰：「印藏」。獨往虎跑剃染。禮了悟和尚爲師。賜法名演音。字弘一。晚年號晚晴老人。斯時也。天津與上海眷屬均弗知也。繼受戒於靈隱寺。從此堅修梵行。乃感末刼法因衰微。固娑婆業障之所致。亦佛弟子失檢戒律以爲因。即專修律乘。而歸工淨土。深感慨律宗自宋元堪元照之後。已難覓哲匠。明季古心律師出。力振斯道。弟子中有三昧律師者。獨能光大門楣。開寶華一派。清初筆慶有鼎湖派。北京有譚拓派。終不若寶華之盛。見月。定庵。松隱諸師。相繼主壇。曆百年傳承弗替。乾隆而後。漸至式微。經太平天國。益復不振。喘息者祇定式之戒期耳。而戒期末流。愈得愈濫。即非律宗。禪門亦按例舉行。故求律匠。而於律宗之門。幾無可得。乃發願弘律。既無法派傳承。惟秉古人。處處脚蹈實地。不鬧虛浮。一恭一行。循經蹈律。必合佛制乃可。大師於癸酉年。正月初講自編四分律含註戒本講義時。觀其自述講律及未來之希望即可知矣。有謂：「余出家受戒之時。未能如法。準以律義。實未得戒。本不够發揚比丘戒律。但昔日既覊承受戒之名。其後又隨力修學。粗知大意。欲以一隙之明。與諸師互相研習。甚願得有精通律義之比丘五人出現。能令正法住世。則余之弘律責任乃竟。故余于講律時。不願聚集多衆。祇欲得數人發宏律之大願。荷南山之道統。以爲畢生事業者。余將盡其綿力。誓捨身命。而啓導之。余因感前時辦「律學院」之不易。決定不立名目。不收經費。不集多衆。不固定地址。斷不敢再希望大規模之舉辦。惟冀諸師奮力興起。肩荷南山道統。廣傳世間。高樹律幟。斯願足矣。」大師生平不收徒衆。不主寺刹。惟破衲一衫。草鞋露頂。隨處雲游。遇緣度引。先後宣講律藏。足遍中華。曆數十寶刹。思得欲振興律宗也。當以提高僧格爲第一。乃特製就

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以問世。又慼在家居士之戒相太簡。於是有在家居士律要之輯。繼是之作。既擬定工作尙多。則有待於仁者之搜集刊行。非愚者如我之所知也。茲文鈔有序跋。傳記。碑銘。讚頌。疏啓。詩詞。瑣墨。大師之一生翰墨。太半集於斯。誠洋洋大觀。而尤以佛教之藝術。南山奧義之闡幽。及歷史版本之考據爲最大。至大師之言行。風格。亦可於斯略飲醍漿。啖一滴而知海味也。大師以一才情橫縱之藝術家。而通中。英。日。意。四國文字。現比丘相。闡律藏。或亦我佛示範衆生。但願乘願再來。廣度有情。非敢爲序。僅就所知。駁雜書此。以結淨緣。略闡蹇責而已矣。

七十三待度無錫疇隱居士丁福保仲祜薰沐敬書於上海詁林精舍。

序二

柳亞子

以方外而列南社社籍者。曰湘僧永光（海印）。曰粵僧鐵禪。而逃釋歸儒之曼殊與逃儒歸釋之弘一。其入社時。乃咸不以方外稱焉。今永光西歸已久。鐵禪且淪爲異類。而曼殊弘一之名。乃復大著。溯余與二人之因緣。殆有可得而言者。曼殊本香山蘇氏子。父傑生。商於倭。私幸倭婢若子。是生曼殊。命河合氏給養。旋攜歸粵垣。年十二。禮贊初長老爲僧。尙弗甘食貧。旋竊其已故師兄博經者之度牒以逃。自是周歷暹羅錫蘭。歸而主講楊仁山居士祇垣精舍。洎與余同遊海上。時則毳衣革履。無復行脚僧故態矣。弘一俗姓李。名息。字叔同。名字屢易。浙之平湖人。父筱樓公。以名進士官吏部。弘一爲孽子。生而茗秀。翩翩裘馬。徵逐名場。胡淸末葉。嘗遊學扶桑。入國立東京美術專門學校。創春柳社。演茶花女。白飾馬克。觀者詫爲天人。旋攜倭妾

以歸。改元而後。余與亡友朱小屏輩創太平洋報據滬瀆。弘一主編畫報。既而刊行曼殊小說斷鴻零雁記。復乞陳師曾作插畫。見者詡僧道合作。實則曼殊早返初服。弗當復以僧名。顧亦未料語讖。乃終屬諸弘一也。有言曼殊此書。弘一爲潤飾。斯言謬甚。如曼殊譯拜輪詩。乞餘杭弟子商榷。尙近事實。如斷鴻零雁記。則何關弘一哉。曼殊逝世未十年。弘一遽擯其倭妾。入西湖大慈山爲僧。余亦自此不復見弘一矣。抗戰軍興。弘一閉關閩海。虔其六秩世臘。李生芳遠。馳箋索詩。余壽以詩云：「君禮釋迦佛。我拜馬克思。大雄大無畏。救世心無歧。閉關謝塵網。我意嫌消極。願持鐵禪杖。打殺賣國賊」。見者縮項咋舌。顧弘一不以爲忤。亦報余一紅菊花偈云：「亭亭菊一枝。高標矗勁節。云何色殷紅。殉教應流血」。嗚呼。洵可謂善知識矣。弘一既示寂。李生裒其遺著。將付梓人。乞序於余。且言弘一臨終之前。恆念南社舊侶。謂余弗容無一辭。余鈍根器人也。不解佛法。何足敘弘一書。無已。且舉三十年論交始末。兼連類而及曼殊。聊塞李生之請云耳。甯謂佛頭着糞之譏哉。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吳江柳亞子敘於桂林。

序三

蔣維喬

弘一法師以名士出家。鑽研律部。間有著述。發揮南山奧義。精博絕倫。海內宗之。余於法師雖嚮往已久。並未謀面。而友人張小樓袁仲廉時時稱述。夏丏尊爲我述法師出家因緣頗詳。神交蓋已數十年矣。廻憶戊辰已巳間。上海清涼寺請應慈法師宣講華嚴經。余恆往列席。某日。有一山僧。翩然戾止。體貌清癯。風神朗逸。余心異之。但在法筵。未便通話。歸而默念。莫非弘一法師乎。既而。會中有認識法師者。告我曰是也。余乃擬於散會之時。邀之談話。而法師已飄

然長往矣。是殆偶經滬瀆。聞有法會。參加一二次卽去。眞若閒雲野鶴。不可得而慕也。去歲閩南李子芳遠。與余通信論學。每提及法師近狀。余乃附書存問。李答言法師正閉關。出關必有答覆。今夏果得法師函。法師今年六十有三矣。而函中字蹟。細若蠅頭。神韻獨絕。令人敬羨。芳遠言正輯弘老文集。囑爲製序。余塵勞凡夫也。業重福薄。至老尙不能放下。對於法師之嚴淨毗尼。精持梵行。徒增惶媿。安敢以不文玷汚法師耶。然重違李子之請。遂略述數語以塞責。法師覽此。當亦笑而頷之歟。壬午仲夏蔣維喬法名顯覺序於因是齋時年七十。

序四

陸丹林

弘一法師的怛化，彈指光陰，已經是葛裘四易了。他所遺留下的片言隻字，一首詩詞，一篇文章。都是給人們異常珍寶的；要是能够把它集合起來，循序的印刷流播，眞是功德無量。李子芳遠數年以來，孳孳矻矻的努力搜求大師的遺留文物，準備隨時的整理，彙刊，這眞是大師的好門徒了。

當着文集將要付印的時候，遠道航函，要我寫幾句；我眞不知如何的寫，纔能够表示我的心衷，只好節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，離相寂滅第十四第四段的話：

「是眞語者。實語者。如語者。不誑語者。不異語者。」

作爲我的歡喜讚歎的由衷之言，同時，對於芳遠的志大願宏，也有無限的欽敬！

卅五年十一月四日寫於上海

序五

蔡丏因

佛非色相可求。非知見可得。而不離色相知見者。善巧方便。故知世法，即佛法也。弘一大師以藝事啓人。以文字誘人。舉從性海而出。無不還歸於性海。故能適然當意。翕然理順。至其不言之教。無爲之化。世或未盡知。知矣而或未能盡明。則有待於後人之闡發者。蓋多多焉。家藏大師遺書最多。有手寫經文。與手裝佛典數冊。每一翻檢。殊令人生讚仰心。生敬畏心。何也。至誠通神。固無間於大小也。所書率皆楷法渾厚。胎息黃庭。無一苟筆。使人躁矜之心頓釋。書式長短闊狹。天地頭多少。亦皆妥適無迕意。其所寫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。細楷精勁。如出六朝人手。扉葉錄先德法語。硃圈燦然。尤見密意。手裝本有華嚴經行願品。淨行品。及四分律比丘戒本諸書。紅綫雙扣。行直眼正。綿密如意。非尚工所及。面加日本藏經用紙。或繢佛像。或作佛塔。紅雲絢采。爛焉生光。亦作善財拔蓮花像。吳帶當風。遒古高妙。諦審之。則師以濃墨鈎勒者。彌見精能已。題賸或以篆。或以楷。或倩馬一浮居士書之。續紙在面紙上。賸簽又在續紙上。師於騎縫。各加墨匡。莊嚴端好。如出一紙矣。此皆金陵楊居士刊本。得是遂覺非龍宮祕閣。無此寶典。嗚呼。其視佛典珍重爲何如耶。又有普門品。彌陀經。念佛圓通章合刻本。書式短少。字迹陋劣。有光紙印。經題顛倒。文無起訖。師乙其錯譌。正其衍奪。又重爲裝幀。鄭重將意。一如宋元舊槧。書面端楷題曰演音敬誦。吾每見此。又未嘗不深悔四十年讀書寫字。浪誦浪作。爲罪無量。師在上虞法界寺。泉州雪峯寺。並補緝殘經。惟日孜孜。夫惟大雅。卓爾不羣。則我師志。豈可僅求之語言文字間哉。芳遠先生。師之高弟。敏行粹學。昔嘗稱及。今蒐師遺文。刊以行世。將以紹述絕學。發揚幽隱。故敢舉師所以自重者。爲讀者告焉。蔡冠洛時居浦東

盧橋精舍。

序六

朱劍芒

人生以遇合爲緣。緣之有無。固不可彊求。而有緣之緣。人所盡知。初未知無緣之中。亦自有其緣在也。信有緣。信無緣。信有有緣。信無無緣。進而重無緣之緣。以輕有緣之緣。其不見嗤爲謬妄者幾希。今以遇合言之。緣於有無之外。倘有緣淺緣深。緣久緣蹔之分。而意中之緣與意外之緣。結想之緣與斷而更續之緣。有不盡同焉。如恩榮同拜手。出入最隨肩。此有緣也。行客欲投宿。主人猶未歸。此無緣也。少孤爲客早。多難識君遲。此緣之淺也。舉世無相識。終身思舊恩。此緣之深也。亂後驚相見。秋深復遠行。此緣之蹔也。以我獨沉久。媿君相見頻。才子方爲客。將軍正渴賢。此意中之緣也。古路無行客。寒山獨見君。此意外之緣也。可憐江浦望。不見洛橋人。此結想之緣也。問姓驚初見。稱名憶舊容。所斷而更續之緣也。余與弘一法師。亦有其無緣之緣。且具有結想之緣與意外之緣焉。

溯辛亥而後。師與柳亞子先生主滬上太平洋報筆政。余嗜讀師之詩文。尤嗜摹師之書體。蓋報端木刻字。悉出師手筆。亡友顧悼秋慕之尤神肖。後悼秋由亞子而乞得師之書扇。余未之乞。民四。余與悼秋遊虎林。欲相偕訪師。卒未果。民六。余執教吳門。糾朋好謀創新天譯報。商諸亞子。擬如滬請師署報眉。拜浼作文字。既得亞子之諾。而組報事遭沮忽罷。滬行亦止。民八。余蒞滬。徧詣南社諸先進。而師已皈依釋氏。芒鞋破鉢作行脚去矣。識師既末由。乞書益弗易。偶於朱屛子書室檢得小幅。爲師閉關後所書。款署一音。其書較未剃度前尤勝。余愛之甚。昔屛子正漫遊幽幷。既歸向索。則已爲臧獲誤入敗簏。付廚下作薪燒。惋惜之餘。深歎余之與師。

非特一面之不易謀。即戔戔一字之緣。亦如是其慳也。民廿五。余於白下經子淵先生寓廬晤朱君兆萃。朱與師爲至交。故家蓄師書綦富。苟欲得師書。寬假時日。當有以報。余遂信他日者終必得師書。又詎知東南戰禍突作。國內鼎沸。余輾轉遷播。朱亦不諗其所之。更弗遑詗師之駐錫所矣。民三十。余始來閩。乃聞師於桃源山中。掩關修律。正期有緣。一親高軌。不半載。而師竟遷化溫陵。長隔人天矣。因寫四絕挽之。人讀是詩。知余亦曾隸南社。於是聞風投札者有之。以師生前軼事相詢者有之。余既未嘗識師。而南社叢刻及有關社事之書報。悉棄置故里。未攜行篋。又何足以報人之請哉。玆李芳遠先生所編師之遺文。且已殺青。必欲余爲作弁言。嗟乎。余雖未及識師於生前。乃能南來閩疆。多交曾識師面之友人。并得盡讀欽崇師之梵行之人而爲師身後掇拾而刊行之文字。其緣不至深且久乎。至余往昔曾謀訪師。曾欲倩師撰文字。乞師作字幅。非所謂結想之緣乎。余於投札諸人。旣未應命。而芳遠先生復有斯請。非所謂意外之緣乎。今而後。吾其益信有緣之緣爲不必彊求。而無緣之緣。實亦無別於有緣之緣已。曠刼而後。南社舊侶已泰半零落。而師之故交如夏丏尊經子淵亦後先凋謝。然如芳遠先生輩。吾知其必不以目前所掇拾而付梓者爲已足。師居閩南垂十年。慈心所及。其高超七花。英妙八解之文字。又豈在少數。甚冀更能博采廣徵。彙爲鉅製。更閱十年。脫余猶頑鈍不死。當再爲作序。而符所謂斷而更續之緣也。中華民國三十五年　國父誕辰吳江朱劍芒序